

对中国人“发财下广东”的文学缅怀
乡土中国凤凰涅槃的火焰与灰烬

下广东

村水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下广东

东西南北中

发财下广东

村水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广东/村水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550-0551-3

I. ①下… II. ①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7937 号

下广东

村 水 著

责任编辑 何 欣

助理编辑 蓝铃松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地 址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20 千字

印 张 27.2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551-3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题记：母亲如歌的行板

我生得你出
也能收你回去

你养得我老
但你怎么也治我不好

你有金山银山都不够我吃
你三餐高丽参都不够我营养
你买恐龙肉也解不了我的馋

但山上一定有一棵草是一味仙药
可惜没有神仙告诉我们了

好在还有天公爹千年万载传下来的一帖药
是最后的一帖药
不要一分钱买
也不会烂掉
几时都新鲜
人人都有份
个个都一样

是什么药
就是屋后山上草苑下的那把黄泥
像屎
又像金子一样的黄泥

你给我跪下

序一

有文不类 大市无言

——西部老卞和押宝南方无厘头

董为清

从社会大气候来看,文学、小说的确越来越花自飘零水自流了。但从微观上看,文学尤其是小说非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又好像越来越五花八门,越来越“火”似的,像从网络发迹的那些号称“盗墓”“穿越”“修真”“玄幻”之类的小说变种,穷形尽相,让人眼花缭乱。文学上的这一“二律背反”让我们这些干了一辈子文学编辑的人如受冰炭,心有戚戚焉。只是网络上那些挂名小说的“东东”大都实在太不是“东西”了,起码很难让我们这帮“专业老人”心服口服。

我是新疆边陲边刊《西部》的老编辑,2009~2010年临退休前,我有点“孤注一掷”地首发了一部曾到处碰壁、被目为另类的长篇小说《下广东》。我觉得这其实是一部很“主旋律”的小说,虽然文风颇为新奇和怪异,有所谓“无厘头”之嫌,但是又明显比那些拿捏作态,其实啥都没有的软绵绵、轻飘飘的网络小说要深沉和厚重得多,也“靠谱”得多。《下广东》表面上“嘻嘻哈哈”,其实“苦大仇深”,纠结而生猛,是当代文坛极为罕见的“凶悍”文本。其“无厘头”的另类特征似乎更在于日新月异、捉摸不定的时代使然和特殊的岭南地气的长期浸染,而非出于网络空间的虚拟和无聊。

这是小说开篇的《题记:母亲如歌的行板》:

我生得你出
也能收你回去

你养得我老
但你怎么也治我不好

你有金山银山都不够我吃
你三餐高丽参都不够我营养
你买恐龙肉也解不了我的馋

但山上一定有一棵草是一味仙药
可惜没有神仙告诉了我们了

好在还有天公爹千年万载传下来的一帖药
是最后的一帖药
不要一分钱买
也不会烂掉
几时都新鲜
人人都有份
个个都一样

是什么药
就是屋后山上草茺下的那一把黄泥
像屎
又像金子一样的黄泥

你给我跪下

题记集“野蛮老妈”一生的骂骂咧咧，漫骂亦如歌。这其实是一首很别致的惊世骇俗的诗，完全原生态。说是诗，则不如说是反诗，因为它无比自然地把某个最不属于诗的字眼也写了进去，但其震撼力把在黄土高坡长大的老夫也给镇住了。

西部更专业的文学评论家何英女士鉴定说：“这是从农业社会到前工业社会的一次见证。小说逼真的现实是《下广东》最打动人的地方，你可以感到这几乎是作家的一部自传，一部下广东的心灵史。他那面对现实、直视生存的勇气，首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工业化的前沿阵地里的当下现实及生存，从来没有这样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但谈到小说的语言和文本气质，何英转而又如是说：“文体风格则‘找不着北’，完全不同于我们习见的以中原文化为主的那种端正稳重、温柔敦厚。他的语言是周星驰式的无厘头与严谨纯正的现代汉语的奇妙糅合。”

长篇小说《下广东》，莫非可以说是南方无厘头文学的新创文本？

《下广东》也是我此生责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那么，幸耶？不幸耶？于我，于《西部》，也于村水和他的《下广东》及所谓的“南方无厘头小说”……

说到无厘头，原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对文艺市场的风向了如指掌的报告文学大家兼出版家张胜友说：

无厘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风生水起，内侵北上，甚至登上大雅之堂，实则是当代中国多元文化的一种新气象。2001年，香港的周星驰被万千大学生尊为“星爷”，携带他的无厘头经典电影《大话西游》荣登北大讲坛，被朱大可称为中国“大话时代”的开始。最近两三年，电视连续剧《武林外传》等红遍大江南北，意味着无厘头艺术在中国本土舞台的粉墨登场。还有同样出自岭南，从网络发迹，给古奥的历史彻底通俗化的《明朝那些事儿》这样的作品也开始风靡一时。我觉得，董春水的《我在深圳的好妹妹》系列和这本《PK罗贯中：三国群英争说赤壁之战》就是在这样的现实土壤中应运而生的，如果说前者还是无意识的无厘头，后者则显然是一种自觉的创作。

（《PK罗贯中：三国群英争说赤壁之战·序》）

《PK罗贯中：三国群英争说赤壁之战》，董春水曾送过我一本。这是2008年

董春水以另一笔名“无厘吹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见这是一本毫不扭捏，还明目张胆、自贴标签的“无厘头小说”。关于这本曾被《羊城晚报》推介为“销量冠军”的另类小说，中国目前风头最劲的文学评论家之一、茅盾文学奖终审评委谢有顺先生有这样的点评：

无厘吹水者，董春水也，我的老乡。在我们老家，一直盛产严肃而沉重的人，因此，当他写出这种充满游戏、荒诞风格的小说时，我真是大吃了一惊。他迷恋于语言的放肆、想象力的越界，对瓦解历史、重释人性也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是天生的小说家，不甘于描写原有的世界，而是要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这部作品，充分证明了他具有这种奔放、奇特的才华。

（《PK 罗贯中：三国群英争说赤壁之战·后记》）

恐怖小说家李西闽也点评说：

历史早已模糊不堪，谁都可以插上一脚。董春水的这一脚插得有些稀奇古怪，也称为“无厘头”。董春水的“无厘头”小说某种意义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创作模式：冰冷，幽默，解构，反讽……向所谓的传统小说挑战，一切均在可能之中！

（《PK 罗贯中：三国群英争说赤壁之战·后记》）

但不知道为什么，董春水好像无意将他的“无厘头”旗帜高举到底。他在《西部》首发《下广东》时用的是原名，出版单行本时拟用最新的笔名“村水”，并说从此要“定下来了”，“独留村水照明月”。

然而，我逐字逐句看完整部《下广东》却发觉：如果说《PK 罗贯中：三国群英争说赤壁之战》是一本刻意的还带着某种试验性质的无厘头小说，那两年后的《下广东》则是一本无意识的，但已经成熟脱壳、自然而然的无厘头小说，哪怕村水意识不到或不愿承认，因为南方无厘头的诸种要素已经深深地渗入这位资深“旅粤作家”的血液里了。

一、夸张、古怪和神经质

写出了《白豆》的西部小说名家董立勃很看好村水的文字，称其“激情叙述，如江河放野，独树一帜于当今文坛”。当然，董立勃所说的“激情叙述”并不是我们习以为常并引以为病的以“啊”字打头的那种传统的煽情句子，其“激情”主要体现在一种精神气质，一种遏制不住、随手写来，仿佛自然天成的夸张、古怪和神经质。

《下广东》一开篇就是下面这样的文字，看似轻轻松松、朴素自然，但内里却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怪异潜伏在那里：

沙碧正在会议室里“鸡啄米”。

昨天一整天，沙碧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客车。那是一辆即将报废的双层卧铺车，沙碧满腹酸水，挂在上层，在铁流滚滚的105国道上颠得晕乎乎的。不是过年和清明时节，沙碧没搭上鸟枪换炮的乡亲们免费的，还能给他“吹水”（粤语俗语，侃侃而谈、吹牛）、供饭的顺风车。沙碧喜欢坐父老乡亲的车，除了实惠，还因为他们在高速公路上挥舞方向盘的动作，怎么看都还有点像在大田里赶牛。他们还爱一路高声播放“要问大车哪里去，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这样的调调。这都让沙碧百感交集。

这种潜滋暗长的怪诞气息有时会终于跳脱而出，让人抓狂，成为一种最鲜明的神经质语感：

母亲在山路上放下了两大捆扎得结结实实、方方正正，像解放军叔叔叠的棉被似的芒萁草，坐在竹竿上歇息，煞有介事地给沙碧讲那些万变不离其宗的色戒故事。

小沙碧蹲在母亲的膝下，听得晕乎乎的。当时日影迷离，蝉声如唱，山风习习。母亲脸上红扑扑的，汗水涔涔，湿透的确良衫子下一对依然挺立的乳房纤毫毕露。沙碧好像第一次见到母亲的这种美态，恍惚她就是那个野花般妖艳的蛊女……

有如神使鬼差，沙碧伸出幼嫩的小手，向母亲的胸脯摸去——

啪——

母亲给了沙碧一记清脆的耳光，同时如是喝道——“你给我跪下！”

沙碧扑通一声，跪在母亲脚下。

这是沙碧记得的，母亲第一次叫自己跪下。

沙碧惊惶地跪着，突然发现母亲哭了。

才三十多岁，但已经有五个孩子的母亲身姿依然那么矫健。她像一株山风呼啸中挺拔的翠竹，亭亭玉立在沙碧面前。西斜的太阳照得她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但她眼里闪耀着泪花。她咬牙切齿地如是说：“我要是愿意被人摸，早上北京开了群英会，见到了毛主席，还会留在这里修地球挑大山吗？还要嫁给该死的沙大呆子，生你们一窝沙小呆子吗？”

“你给我跪下！”——“野蛮老妈”的这声断喝在全书出现了近二十次，几乎一章一次，成为书中的“间歇性”神经质发作，这也是书中最典型的神经质文本。

第一次读村水小说的福建传记文学学会会长——著作等身的钟兆云先生一下抓住了村水文字“神经质”的特点，虽然也带着一点“误读”：

书中众生，没有与时俱进的旧体制时代的铁娘子，在跪下中长大的“呆子”儿子，与野蛮母亲感情生活中那些藕断丝连的人（并未沦为当下泛滥成灾的情人关系），仿佛都有点神经质。母与子的对话，尤其是反复出现的“你给我跪下”那声声断喝固然惊天动地，却也暴露了家教的缺失、颞颥和可笑。

对“野蛮老妈”的那声断喝解读最精的当数号称“鬼才”的著名东北小说家白天光：

最近又读了他的新作《下广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作品中的每个单元都有一个噱头，那就是一段独立的文字，标题是：你给我跪下！

我非常欣赏这些噱头，在这些文字中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是一个母亲在教训儿子时的痛斥，而是作家站在一个高度，俯瞰下面攒动的人头，而发出的

喊叫。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说过,我们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不能忽略所谓的闲笔,其实闲笔不闲。春水这一呐喊,唤醒了那些不愿意跪着的人们,而虔诚地跪着。村水的这些噱头应该是这部长篇的骨架。我们在他的呐喊里也会深深地陷入悖论或者思考。

二、自嘲与反讽

如果说《下广东》在相当程度上是村水的一部自传,那么这本自传一点都不装大尾巴狼,字里行间抛却了煞有介事的自怜自爱 and 自欺欺人,充满了不以为然的自疑与自嘲——我怀疑小说第一主人公“文曲星”的名字“沙碧”(红、青、蓝、白、碧五姐弟)就是“傻逼”的谐音。对此,优雅的渤海大学“美女教授”韩春燕明确表示“我不喜欢这个名字”。这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在书中糗态百出,出尽了洋相,他最后的拒绝与坚守宛若拼命三郎,让人啼笑皆非,又肃然起敬。而对作者极力歌颂的下广东的群象——洗脚上田、工商革命、咸鱼翻身的闽西客家的父老乡亲,村水也是嬉笑怒骂,反讽与歌颂齐头并进,其复杂的心态,惟妙惟肖的描摹,可以用书中一副画龙点睛的无厘头对联来表征——

赤膊打领带工商游击当老板,洗脚踏奔驰都市纵横建新村。

比如还不习惯在产品推广会上发言作秀的土豪董事长是这样原形毕露、语惊四座的——

但蒋牛等瓮声瓮气的声音始终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他越读越慢,脸逐渐涨得通红,变得像课堂上的弱智学生似的嘟嘟囔囔、敷衍将就起来,已经没人听得懂他的话。最后他牛脾气上来了,索性把稿子胡乱一团,塞进裤袋里,又扯下红领带,敞开领口,果然语惊四座:“靠!我就不读,读个屁啊!我每天只唱《爱拼才会赢》,我的生意是做出来的,是我自己打出来的,不是写狗屁文章写出来的,说得好听有个屁用啊……”

村永对全体父老乡亲及其带头人“蒋公中发”调侃、反讽有加,对作为性感象征的“牛背上的校花”和溜吉利自由舰的现代“飞女”水娇也是如此,甚至对作为全书“刚性骨骼”象征的“野蛮老妈”也不放过,亦庄亦谐,涉笔成趣。

而寡廉鲜耻的“忽悠大王”牛爱则是书中最穷形尽相、火力集中、滔滔不绝的反讽焦点。无论在乡村中学忽悠学生,在“新粤商会”忽悠老乡,在“天才大楼”忽悠家长,只要有牛爱出场的地方,就会有牛氏脱口秀式的语言狂欢,这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这是终于功成名就,在“人民大会堂”装大尾巴狼,忽悠天下的牛爱:

个子不高,但让人仰视的牛爱先生是中国当代教育界的传奇人物,他刚过而立之年,全身充溢着不可思议的能量。他现为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世界华人交流协会国际专家、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中心(IEBMT)客座教授、闽西新粤商会主席、闽粤赣客家商会秘书长、“天才智力全国连锁学校”董事长,人称“大地之子”“品牌办学策划师”“杰出教育创业人才”“‘当代孔子’卫牺牲教育推广第一人”“中国特色的儿童教育、家庭教育专家”……他率先提出了“人的现代化从娃娃抓起”的口号。他创办的“天才智力”是一项婴幼儿生命潜能开发工程,通过对婴幼儿早期关注,并进行系统的智力开发和教育指导,让儿童自己获得教育力和生命力,实现缩短生命基础学程,为孩子走向天才之路、获取成功未来赢得更宝贵的生命资源,以未来学家的眼光,塑造一批富于爱心并关注人类命运的时代精英。

面对广大传媒,一向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牛爱先生变得异常的冷静,可谓金口难开。他缄默再三,才如是说:“婴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是真正根的教育,来不得半点浮躁。现代广告是教育的死敌,我的天才智力和加盟连锁学校能不能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出硕果,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所以我的原则是:敏于行,讷于言。”

三、搞笑与娱乐

这是沙碧和水娇背着牛爱的“网络偷情”——

下半夜，沙碧还在对着牛爱那个潘多拉盒子似的档案袋和那个轰轰烈烈的书名《中国民办教育的拿破仑》发愁，水娇又来短信说——

快，你也上 Q。

平时，沙碧接到命令，就是在被窝里也得起来，何况他今晚根本没睡。他连忙开了电脑，上了自称“笔尖上的天堂”的 QQ，看到水娇“靓女姐姐”卡通脸的大眼睛正一眨一眨地朝整个网络放电。

沙碧嬉笑着发了个拄着拐杖、端着破碗，衣衫褴褛的卡通乞丐过去——

我来也！

靓女姐姐——

丐帮来的？不救穷，快安慰我受伤的心先。（一颗破碎的心）

笔尖上的天堂——

为你两肋插刀上。（一个挥舞两把菜刀的小屁孩）

靓女姐姐——

你这是趁火打劫，我要温柔点的。

笔尖上的天堂——

倾诉吧，我有一只温柔的耳朵。（一只扇动的猪耳朵）

靓女姐姐——

今晚被人非礼了一下下，我 25 年的贞洁差点毁于一夕。（一个半裸的惊咋咋的乖乖女）

笔尖上的天堂——

又怎么啦，一惊一乍的。

靓女姐姐——

我遇上了一只披着羊皮的大色狼。（一只戴眼镜的大灰狼）

笔尖上的天堂——

靠，你不色，谁敢狼？还有比牛某人更狼的吗？

《下广东》里如此这般的搞笑段子，如信手拈来，自始至终，比比皆是。甚至小说最后结束了还要来一则下面这样的文字，简直就是“娱乐至死”：

沙碧一边吟哦，一边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小小呆子突然抗议似的大叫起来，让整个世界都听见了——

“我要便便！”

沙碧大吃一惊，一下从天上掉了下来，看看四周，顿时变得六神无主。他气愤地望着小小呆子，断然喝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想开国际玩笑？给我忍住！”

水娇松开了一大一小，问小小呆子：“你要小便还是大便？”

小小呆子说：“都要！”

沙碧说：“都给我忍着！”

小小呆子哭叫说：“忍不了了，我要爆炸了！”

沙碧怒斥：“少给我捣乱，忍不了也得忍！”

“忍什么忍？给我拉！”水娇却蹲了下来，一把扯下小小呆子的裤子，把他按了下去，“满地的鸽子都随便拉屎，我儿子就不能拉？还有没有人权？我要上国际法庭去投诉——儿子，拉！”

沙碧哭丧着脸说：“这不单有失国格，还要罚款的！”

一群国际警察和拿着摄影机的人正朝这里走来。

“罚就罚！”水娇飞了他们一眼，没好气地对沙碧说，“咱们不是快买私人飞机了吗？还这么小气！”

“我拉不出来！”小小呆子突然又如是说，同时提起裤子，站了起来。

水娇一下伏在沙碧的肩上，抱住他的脖子，笑得整个人都要跌倒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关键时刻又拉稀……真是……真是……真是沙家呆子绝不了的种啊……”

四、解构与颠覆

跟自嘲与反讽、搞笑与娱乐相对应是对传统结构的解析和原有道德偶像的崩溃。反崇高、反权威，甚至反常识、反逻辑就是无厘头的“艺术特征”。

冷酷而恣肆的村水好像有一种藐视一切、笑倒一切的不恭不敬，在他的笔下，已然“洪洞县里无好人”。作者对沙碧、水娇、牛爱、野蛮老妈、蒋中发等书中所有

亦正亦邪或全然模糊了正邪的“主人公”都极尽调侃、嘲讽之能事，而像“现代孔子”卫牺牲这样的全民道德偶像，村水更完全听任其“住进五星酒店”，不惜让这尊“最后的偶像”在“全国人民”面前轰然倒塌：

关于轰动中国教坛的“卫牺牲住总统套房”事件……这是某日新闻网上的奇谈怪论——

井冈遗老：靠，这人分明让人给涮了。

幕树人：卫老师你为什么要被人利用？

大山之子：警惕主办方“谋杀”卫牺牲！

左右逢源：也许主办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没必要以这样一种让教育部长都享受不了的待遇来糟蹋卫老师。

苯铜氟莱氮：人家总统房没人住，空着也是空着。人家名人住了也是为宾馆类企业做奉献嘛。

陈一舟：说安排卫牺牲入住豪华的总统套房就是提高了他的“待遇”，就是尊重教育的体现——这是一种荒谬的心理逻辑，也是对“尊师重教”本质的异化。

余丰慧：卫牺牲是无数人崇拜的对象，他淡泊名利、一向节俭的形象已经在公众心目中定格。住总统套房体现不出“尊师重教”的任何意思，也营造不出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六根草：不是我不尊重教育，本身我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认为教育工作者应当也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但这个“度”一过就会变性质！

山川浪子：用三千美元花在为一个老师睡一个晚上，是有悖现代教育的本性。

黑色哈尔滨：老卫也走穴？太黑暗了!!!!!!!!!!!!!!

honey-bee：楼主你这是羡慕？不平？其实人家努力一辈子还不是为了这一天！总统套房是人住的而不是神仙住的。人家当然也可以住了，何况不用自己出钱，有享受为何不要呢？楼主真会开玩笑！另外，不要动不动就说道德啊什么的。中国现在严格来说，没有一个人是符合道德的。

杨树湾湾：让公安同志去查查他那晚叫了“小姐”没有。

危言耸：跪求大家拜读我如丧考妣、长歌当哭的这篇祭文——《从卫牺牲看道德神像的倒掉》……

正是在反崇高这一点上，村水似乎走得太远了，这不免让人甚至对作者的整个人生观都产生了怀疑。死不正经，满卷“油气”，这是村水的文风最被人非议的地方。钟兆云先生不无“遗憾”地说：

还有新乔人之外的下广东者，不管是硕士妹还是贵族学校那帮人，连着市长前夫人、美女校长在内的当地人，似乎都有着鲜廉寡耻的特征，让我们在小说世界里身陷群氓时代，看不到高洁。即使“最后的处男”沙碧没有同流合污，但灵魂也并不显高贵，他勇当救星、甘下地狱，当众向沦落江湖的“被侮辱与损害”（其实是自愿当野鸡）的女学生水兰求婚，倒像是闹剧。我们到底是要叹息的，作品中的江湖是深沉、诡异的，几乎看不到英雄传说的荡气回肠和热血沸腾的惊世豪情……

五、自由精神和深层痛苦

其实，出自闽西“红土地”的村水并非真正的虚无主义者，他“根正苗红”，并不颓废，更不悲观绝望。他还有骨子里的古道热肠和苍凉浩叹，甚至包括“野蛮老妈”所遗传的“革命基因”，这才是村水表面愤世嫉俗、内心痛苦无边的无厘头的本质所在。更细腻的渤海大学美女教授韩春燕显然发现了这一秘密，她认为《下广东》“在嬉笑怒骂的外表下包裹的是非常沉重的东西”。

无论如何笑骂率性、玩世不恭，《下广东》始终坚持了内在的自由精神和最后的平民底线。纵观全书，村水唯一没有调侃的人物好像只有“最后的老农”矮子为劳。而备受调侃的电热圈和下广东的“祖师爷”兼老流氓的蒋中发最后的形象却是这样定格的：

但现在是在夜里，天地已一片沉寂。

汀江右岸那个不锈钢的电热圈纪念碑仿佛有光，但左岸的长毛山或红军山却已别有一番景象，从山脚到山腰直至山顶都有灯光。在山脚有一块濒临205省道和汀江的草坪，草坪上竖着一个半圆形的拱门，拱门上“黄仰岩烈士陵园”的红色灯管熠熠生辉。

在草坪下面的公路边上停放着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两个戴着墨镜、像司机又像保镖的大块头默默地守在轿车边上，但他们的注意力显然不在轿车那里，他们专注地望着草坪上面和红光闪耀的拱门下面某个看不分明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在拱门的边上，有一个不大的守陵墓似的用光洁的大理石砌的新坟。墓穴前，有个白发和秃顶一起发光的老人坐在轮椅上，面对着墓碑，靠得很近。墓碑上方镶嵌着一张黑白的老照片，在拱门灯光的映照下隐约可辨——那是个短发齐耳、挎着一支56式冲锋枪、“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的英姿飒爽的女民兵。

老人在这里不知坐了多久。他伸出手，努力够得着那张照片。他在照片上面反复摩挲着，他那根手指慢慢变成了汽车挡风玻璃的雨刮——哦，雨下得有点大了。

下面一个大块头走上来对老人说：“董事长，雨下大了，我们回去吧。”

老人好像没有听到。

另一个大块头撑着一把伞走了过来，把伞遮在老人的头上，老人的秃头也在流水了。他轻声说：“蒋主席，是不是该回去了？”

老人几乎无声地叹了一口气，用整个手掌最后刮了一下那张雨水中的照片，幽幽地说道：“我走了，火兰妹，可能我这辈子没做一件能讨好你的事。可这回，我让他们恢复了你的党籍，你总该高兴了吧？”

可见，其实村水对“祖师爷”这位草根出生、流氓江湖，但大道不亏的财富英雄始终保持了足够的敬意。所以，郁闷不甘的钟兆云先生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地触摸到了那种不绝如缕的本质的温暖：